

# 炼

蘇 膺

11599

822  
4400

# 炼

蘇 鷹

11/16 24/10



炼

著 作 者 蘇 歷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7 1/2 插页：2 字数：166,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248

定价：(八) 0.76元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歌颂一九五八年全民大办钢铁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个炼钢厂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一个工人家庭在炼钢中的变化，反映出钢铁生产上大搞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小说中刻画了几个先进工人的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人们的思想变化。在炼钢中，轻视土法炼钢、迷信洋设备的厂长转变了，自私落后的家庭妇女和小业主思想提高了，长期闹别扭的夫妻和好了，……这些都充分说明在这一群众运动中，既炼了钢，又炼了人，有力地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九五八年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各种错误论调，歌颂了党和人民的胜利。

统一书号：10078·1248  
定价：0.76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第一章

太阳从西南天空中火辣辣地照射着，沒有一絲絲云彩，沒有一絲絲風。街道兩旁人行道上的洋槐樹，濃密的樹葉兒一動也不動。

俗話說：“三伏加一秋，秋前秋後秋老虎”，這正是“秋老虎”大顯威風的季節。上頭太陽晒，下頭地面烤，連空氣都是熱騰騰地燙人。在這種時候，人們要到大街上來，誰都會專揀蔭涼地走，就這樣仍免不了一身又一身汗。

可是，現在，有兩個人卻頂着毒太陽在人行道上走，都光着頭，連個草帽都沒有戴，好像他們不知道熱，忘記身上衣服已被汗浸透，也看不到路兩邊的人行道上有樹蔭涼兒似的。

人們不常常是這樣的么？當你非常興奮或者歡喜過度的時候，常常會忘掉冷熱、飢飽和乏累的。

這兩個人現在便是這樣。

他們倆都是這個城市一個機械廠的工人，一個叫李志堅，一個叫張忠。這一對要好的朋友，在這全民大辦鋼鐵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便被批准去煉鋼，工人階級的責任感和參加煉鋼的光榮感，使他們高興得忘掉了一切。

明天便要搬到煉鋼廠去了，今天下午，李志堅要到市中心區

百貨大樓去看看他妹妹李秀玲——她在那里作營業員。張忠，也是去看李秀玲，她是他的未婚妻。

那李志堅，三十歲了，身材頗長而消瘦，偏分頭髮常常有一縷被汗水沾在前額上，面色微黃，晶亮的眼睛中不時地迸射出智慧的光芒；張忠，比李志堅小四五歲，胖墩墩的，个子不高，長得粗眉大眼，面孔黑中透紅。

他倆一面走着，一面在興奮地交談，李志堅不時用右手把額前的那縷頭髮掠到腦後去。

高聳的鼓樓就在眼前，他們要去的地方——市中心區百貨大樓，就在那鼓樓旁邊。鼓樓上那一排雕空的大紅字：“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看得越來越清晰了。

“冬冬鏘，冬冬鏘……”一陣鑼鼓聲，接着，一支鑼鼓隊從北面大街上涌過來了。那是別開生面的鑼鼓隊，幾十面牛皮大鼓，每一面跟前都有三四個人同時播動，他們都赤膊，只穿了一條褲衩，渾身的汗水，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而那鼓聲啊，真是惊天動地！

李志堅和張忠來到了鑼鼓隊跟前，只見隊伍前面有兩塊大紅牌子，上面貼了一人多高的金“鑼”字。喜牌後面兩張鋪了紅布的桌子上，都有一個鋼鑄的五角星在閃發着灰藍色的光亮。

“鑼！”張忠對志堅高興地喊起來：“又一個單位煉出了鑼！”

突然，空中響起了震耳的鞭炮聲。志堅和張忠抬頭看時，一挂長長的鞭炮，從鼓樓上垂了下來，周圍一片煙霧，一股硫磺味兒直往人鼻子里鑽……

報喜隊在鼓樓正下面停下來了。播鼓的人們越發精神抖擻，播得那麼响亮，簡直不象鼓聲，而是雷聲，大地都在人們腳下顫動。

惊天动地的鑼鼓声，和連續不斷的鞭炮声，使人們欢欣鼓舞的情緒高漲到了沸点，四周忽地爆发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連在鼓楼下面搶着拾鞭炮的孩子們也仰起头来跟着周圍的人一起鼓掌。

挤在人群里，簡直悶热得透不过气儿来。志坚拉了拉伸长脖子还在那里一个劲儿鼓掌的張忠，两人一齐挤了出来，喘了喘气，看看各人的衣服，已經全被汗水湿透，还揉得綢巴巴的。

他俩繼續向百貨大楼走来。

“到現在为止，”張忠慨叹地又說起話来，“誰能算得出有多少地方炼出了鋼？”

“是啊，全国人民都在为鋼铁而奋战啊！”

李志坚說着，用手往百貨大楼上面指去。

張忠一抬头，啊！一幅长长的大紅布，从那四层楼頂直垂下来，上面是醒目的大字：“为完成和超額完成一〇七〇万吨鋼的生产任务而奋斗！”

張忠那憨厚的臉上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用手拍拍李志坚的肩膀，高兴地說：

“走，快进去吧！”

## 二

李志坚和張忠剛走上二楼，便看見站在內衣柜台前的李秀玲。

李秀玲穿着花格子布上衣，正伏在玻璃柜上撥算盘，右边的那根长长辮儿搭拉到胸前来。額前的散发，被悬在天花板上的电扇吹得絲絲飘动。

“秀玲！”張忠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李志坚看見有些顧客在用責備的眼光瞅着張忠，便拉了他一下，小聲說道：

“這是什麼地方，放小聲些！”

李秀玲抬起頭來，看見了張忠，她那圓圓的面孔上閃過一絲驚喜的表情。接着，她看見在他身邊的是她哥哥志堅，不覺臉上微微泛起了紅暈。

還沒走到櫃台跟前，張忠便急不可待地對李秀玲說道：

“告訴你，我們兩個被批准去煉鋼了！”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顧客走到內衣櫃跟前來。

“請給我拿件白襯衣！”

李秀玲答應着，轉身去拿。

襯衣交給顧客之後，秀玲才笑着問：

“真的嗎？”

“真的！”張忠興高采烈地回答。

“請你換一件細一些的！”那個顧客把襯衣推給李秀玲。

李秀玲答應着，又去給他換襯衣。張忠不覺瞟了那個顧客一眼。

襯衣又拿來了，李秀玲交給那位顧客，和和氣氣地說：

“請你看看大小行不行，不合適我給你換！”

然後，她才又繼續問張忠和志堅：

“到哪裡去？”

“東風鋼鐵廠。”志堅瀟灑地回答。

“我也在申請……”秀玲剛剛說到這裡，那位顧客便喊住了她，說襯衣碼子小了，要換一件大的。秀玲連忙答應着又轉過身去。

張忠一聽說她也在申請去煉鋼，只覺肚里有好多話要說似

的，偏偏那个挑三拣四的顾客把她支使走了。他忍不住用不满意的眼光在那个顾客身上打量起来。

等那个顾客走了之后，志坚接着问秀玲：“你的申请被批准了没有？”

“我已经申请了五次了，”秀玲说，“还去找领导谈过，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呀，”张忠又叫了起来，“你也到我们东风钢铁厂来吧！”

“瞧你说的，”秀玲瞪了他一眼，好意地抱怨着说，“我得服从组织决定呀。”

“是啊，”李志坚紧接上说，“新建立的钢铁厂那么多，哪能就恰好也分配到东风钢铁厂来呢？”

电扇掘起的凉风一阵阵卷了下来，李志坚站在下面觉得分外快意。他说了话，半天没听见李秀玲和张忠说话，抬头看时，只见张忠一双眼出神地瞅着天花板，好象有满腹心事；他妹妹的眼睛却在瞅着算盘，也象有什么心事似的。李志坚不觉暗笑起来：“真傻，我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我到楼下去买管牙膏，”李志坚象煞有介事地对妹妹和张忠说，“一会儿回来。”

秀玲望望哥哥走下楼去的背影，依旧沉默着。

“秀玲，”张忠压低声音说，“我们的事情可怎么办呢？”

“我也要去炼钢，”秀玲用更低的声音回答他，“我们都还年轻，还是以后再说吧！”

“我可是……”张忠忽然变得口笨嘴拙起来，他本想说“我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啊”。可是当他想起这句话对自己有着坚强性格的未婚妻并不合适的时候，他囁嚅起来了。结果，便把他的話改成了：“我可是已经写信告诉妈妈了呀！”

两个人一时又都沉默下来。

又一个顾客到内衣柜前来，买了一件麻纱衬衣走了。

“再写封信吧！”秀玲伏在柜台上，向张忠更靠近一些，微笑着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张忠，流露出关怀和央告的神情。

张忠没有说话，但从呆滞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正为这意外的事情引起剧烈的波动。

“张忠，”秀玲用低得只有他两个人听见的声音，温柔地说下去，“你不希望我到钢铁战线上去么？……”

“谁说我不希望！”张忠急起来了。

“看你，又嚷起来了。”秀玲用责备的眼光瞟了张忠一眼，接着又有些羞涩地笑了。“那我们就往后勤一挪吧，我是团员，你是党员，你想想，现在我们能……”

“好，往后挪一挪！”张忠挺起胸来，一面说着，一面右手攥紧拳头向玻璃柜上击下去。

秀玲伸手拦住张忠的拳头，将它握在自己手里，两个人互相注视着笑了起来。

李秀玲向四下看了看，将自己的手缩回来，又低声亲昵地说道：

“张忠，你不生我的气吧？”

“哪有那么多的气生啊！”张忠说。

秀玲看见顾客来了，连忙又转过身去照应。

张忠瞅着秀玲的身影，耳朵里响起她刚才所说的话：“你不生我的气么？”自己不觉在心里大声地回答：“不生你的气，我正是因为你有这样坚强的性格才爱上你的啊！”也就在这时，他觉得心头升起一种自豪感。

顧客越來越多了。秀玲忙得离不开身。張忠準備下樓去找李志堅。轉過身來，才看見志堅已經回到樓上來，正在毛巾櫃台前等他呢。

“我們決定了，”張忠走到志堅跟前說，“決定把婚期往后挪一挪！”

“好啊！”志堅眼中射出高興的眼光。

當他們又回到內衣櫃前的時候，顧客們已經散去了。志堅用興奮的語氣對妹妹說：

“我為你們兩個高興，應當這樣。”

李秀玲臉上泛出一片紅暈，羞澀地笑了。她想了想，問哥哥：

“你們要搬到鋼鐵廠去住么？”

“那还用說。東風廠在郊外哩。”

“哥哥，”秀玲有些耽心地說，“怕玉珍嫂嫂更要和你鬧了。”

“鬧就讓她鬧吧，”李志堅无可奈何地說，“已經鬧成了這樣，看她還能再鬧到哪里去！”

一提到這件事，三個人都感到心情有些沉重。

李志堅嘆了口氣說：“張忠，咱們該走了，還要收拾收拾東西呢。”

“秀玲！”張忠說，“批准之後，分發到哪里，趕快通知我們啊！”

“那还用你說！”李秀玲瞪了張忠一眼，向走向內衣櫃來的一位老大爺迎去。

### 三

從百貨大樓出來，張忠和李志堅一道兒向志堅的家走去。志

坚的父亲东明老汉在沒有退休之前，也教过張忠手艺，再加上他們未来的亲戚关系，平常張忠一有空便到他家来，更何况現在要去参加炼鋼，也应当去看看老人家呢。

当他們已經走到志坚家住的那条胡同口的时候，志坚忽然想起口袋里沒有烟卷儿了，便向胡同口那个烟糖摊儿走去。

这是在普通街道上常見的一种烟糖摊儿。一間小小的門面，矮桌上并排摆着几个玻璃盒和小玻璃柜，里面装着各种紙烟和包着各色彩紙的水果糖。如果你平时到这里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摆着玻璃柜的矮桌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瘦瘦的面孔，稀稀的黃胡須，穿着一身中式褲褂。終日口角里叼着一支香烟，一見人便会笑呵呵地欠欠身子：“不来盒烟么？”他叫刘兴旺，是个小业主，联营参加了合作社之后，他仍然在这里摆个烟糖摊儿。

可是今天，当志坚和張忠走到这个烟糖摊儿跟前的时候，却看見刘兴旺在忙着收拾和查点烟糖等杂物，玻璃盒上摆了个乱七八糟。

“刘兴旺，来包龙亭烟！”志坚說。

刘兴旺正面孔朝里忙着整理、收拾貨架上的东西，听見有人呼唤，轉过身来，中式褂子做着怀，胸脯上汗津津的。

“好哇！”刘兴旺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擦臉上和手上的汗，取出了一包烟递给志坚：“这是我最后的一笔生意了。”

“怎么，”志坚問，“你不干了？”

“誰还干这个！”刘兴旺得意洋洋地說，“当工人去！”

“工人？”張忠觉得有些意外。

“是啊，工人。”刘兴旺眉飞色舞地說，“我被批准去炼鋼了，你知道，我一連申請了多少次啊。領導上看我态度坚决，最后才

批准了。咳，当炼鋼工人多光荣啊！”

“你干得了么？”志坚又問。

“怎么干不了？”刘兴旺拍拍胸脯說，“国家需要咱干什么就干什么嘛！”

張忠常到志坚家里来，也常在胡同口买盒烟，因此也认得刘兴旺，知道他一向的为人，一肚子生财之道，滿口的漂亮話。現在他听着这些話从刘兴旺口中說出来，只觉得有些滑稽。便催着志坚快走。

“你到哪里去？”志坚一面轉身一面問。

“还没分配呢。”

“我們也要去炼鋼，”志坚走着又拐回头来大声說，“咱們再見吧。”

“唔，那太好了，太好了。”刘兴旺站在門口伸着脖子說，“再見，再見！”

志坚和張忠走进門来，一个四五岁大的男孩子正在院里葡萄架下玩耍，看見志坚，喊了一声“爸爸”便跑过来撲住了他的腿。

“欢儿，松开手，你看这是什么？”志坚弯下腰来亲亲孩子，从褲袋里掏出一个小小楞鼓儿来，——这是他在百貨公司楼下买的。

欢儿得了玩具，摇摇小小楞鼓儿，便想跑开去。志坚伸手拉住他的小手又問：“喜儿妹妹呢？”

“跟媽媽在屋里呢。”欢儿說。

志坚抬头向西屋看看，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对小銅釵来，对欢儿說：“那个給你，把这个給妹妹送去！”

欢儿拿了两样玩艺儿，欢天喜地跑向西屋去了。

“你想得真周到，”張忠說，“還記起給孩子买个玩艺兒。”

“唉，”志堅嘆了一口氣，“因為大人不和，孩子們的心已經給折磨得夠了。”

張忠向西屋望了一眼，也嘆了一口氣，他們一道兒向北屋走去。志堅的父親東明老漢在那里住。

北屋門前，是一棚葫蘆架，七八個翠玉般的小嫩葫蘆垂在青枝綠葉的棚下十分好看。——這葫蘆架和院中的那棚葡萄架都是東明老漢親手栽植的。老漢終日閑不住，還在屋後空地上種了一畦蔬菜呢。

他倆穿過葡萄架，一進屋便看見東明老漢上身只穿了一件汗衫，戴着老花眼鏡，正伏在方桌上看什麼。東明老漢雖說已近七十歲，頭髮和胡須都白了，但那布着魚網紋似的皺折的臉上依然還是紅朴朴的，精力很旺盛。他聽見有人走進來，才取下老花眼鏡，抬起頭來。

“爸爸，我們明天就搬到鋼鐵廠去。”志堅說。

“張忠也被批准了麼？”東明老漢笑呵呵地問。

“是的，老師傅。”張忠說。

“好哇，來，來，來，坐下談。”東明老漢指指身邊的椅子。

張忠在桌邊坐了下來，一眼便看見東明老漢剛才伏在桌上看的是什麼了。那是一個星期前，他們廠里頭一個用坩鍋煉出鋼來的時候，市報出的一份號外。頂頭一排印着幾個紅色大字：“鋼，煉成了！”張忠立刻便想起了志堅前幾天對他說的話來，從買來這份號外那天起，東明老漢便好象得了什麼寶貝，一天總要看上個几遍。看，現在這份號外連紙角邊兒都翻卷起來，起了毛了。

“老師傅還在看這份號外啊！”張忠笑着問。

“可不，”站在門旁的志堅接上說，“爸爸总看不够呢。”

东明老汉十分不滿地瞅了儿子一眼，拿起桌上的大芭蕉扇，狠狠地搥了几下子，指着桌上那份卷了边的号外对張忠說道：

“你把它拿起来再看一遍！”

張忠一听，发楞了，弄不清老师傅是什么意思。可是，他知道老师傅的脾气，違拗不得，只得拿起那份号外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看完了么？”东明老汉問。

“看完了。”張忠恭恭敬敬而又有些茫然地答。

“你看到了什么？”东明老汉又問。

張忠疑疑惑惑地瞅了志堅一眼，志堅在那儿对他笑哩。他只得把号外的內容重述了一遍。

“就这些么？”东明老汉又問。

張忠楞在那里，一时不知道回答什么好了。

“你們太年輕啦，”东明老汉放下扇子，捋捋胡須，有些感慨地說，“你們从这份号外上只看到了一个炼成鋼的消息，可是我看到的不只是这么一点，这里面的东西多咧！当我年輕力壯站在机器旁边的时候，——嘿，你們那时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呢，这么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統共只有一个小机械厂，这么一个小机械厂里統共只有两部破破烂烂的車床。这两台車床上印着外国字，在車床上加工的鋼料上，也印着外国字。那就是說，不但車床，連鋼都是从外国运来的。在我們中国的土地上，我們中国工人的手，却要用外国的鋼，在外国的車床上才能制造出东西来，而且就这么干了几十年，直到解放以前，还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我們几个工人，下班后在一起吸个烟儿、喝个酒儿的时候，就常常談起，什么时候能用上我們自己生产的車床，用上我們自己生

产的鋼啊。解放以后，时代变了，果然，我們用上了自己国家的車床，不，我們还用自已的手造出了車床。現在，你們看，我們又用自已的手煉出鋼来了……”

东明老汉說到这里，打住了話，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張忠听着听着，心头猛的收縮了一下，煞时觉得喉头就象有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看看志坚，倚住門框也在沉思着。他低下头来，将手里那份卷了边的号外再看一遍，說也奇怪，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种使他激动的力量来，而那个紅色的大“鋼”字，也显得更加亲切可爱了。

大家沉默了一晌，还是东明老汉先說起了話。

“志坚！明天就走了，还不趁这会儿先把随身东西收拾一下。”老汉边說边用眼光向張忠一扫，“你比不得他，一个单身汉，回厂里把行李一卷提起就走。”

志坚答应着走了出去。

張忠瞅着志坚的背影問：

“老师傅，两人还是不在一起住么？”

“玉珍一天到晚地吵鬧，怎么能住到一起去？”

“沒想到，”張忠捶了一下桌子，“志坚在劳动上是出名的模范，在家庭生活上却搞得这样。有时候他赌气不回来，住到厂里，連衣服都不能洗換，我也直替他难过！”

“这就叫自己做梦自己圓。”老汉叹口氣說。

他俩还没說几句话，便听得西屋里一个年輕妇女尖利的吵鬧声：

“什么东西也不能带！要滾你自己滾！”

“你嘴里給我放干净些！”这是李志坚的声音。